

公孫龍子注

公

子

孫

汪

龍

集乙瑛韓

勅碑



公孫龍子注



番禺陳澧撰

迹府第一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財之所長爲守
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
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
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
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
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
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

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
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
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
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
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
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
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
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
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

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

以猶而也

尹文曰願

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詎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

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
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
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
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
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
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此下有脫文是而
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
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
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故龍以子之

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

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此二條皆後人所述故同一事而一舉楚人遺弓之說一

舉齊王謂尹文之說所聞有異也孔叢子合爲一是也

孔叢子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

馬或謂子高曰

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汲之元孫

此人小辯而毀大道子

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

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

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

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

誠去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

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

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
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
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
敢鬪爲辱必以敢鬪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
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
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
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
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
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
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

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龍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明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

之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
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
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纁牛元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
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
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
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志說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
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
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
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是楚王之
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

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白國也白白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沈察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眾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辯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

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兆鏞按原稿孔叢子二條錄於卷首茲多寫迹府篇後以資攷證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設爲客問而主答也下仿此

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

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

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

舊注既有白馬不可謂之

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按也讀爲邪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

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

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

言使白馬乃馬是求馬與求白馬一也所求既一則求白

馬無異於求馬也

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

如讀為而可與

不可其相非明

可非不可不可非可甚明也

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

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

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客言馬必有色若以有色

為非馬則天下無馬矣豈可通乎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則有馬

如已耳

舊注如而也

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

馬與白馬也

於馬之中別而出之為白馬也

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

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

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客言白與馬本不相與然既合馬與白而名白馬是相與

矣既相與而猶欲以不相與爲名則未可也

曰以有白馬爲

白馬非馬

是以不相與爲名也故未可也

非馬非當作有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

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

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

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

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

客言離白則有白馬不可謂無馬矣離白既可

謂有馬則不離亦豈不可謂有馬邪也讀爲邪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

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

所以爲有馬者

非專以有白馬爲有馬馬色既不定又不可謂之有馬馬故但謂之有馬矣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

之而可也

主言若離而言之則白色不定在馬必并馬而忘之然後可矣

白馬者言白定所

白也

謂之白馬則白定在所白之馬矣

定所白者非白也

舊注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

自為白乎按也讀如字

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

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

者非有去也

無去者與有去者不同

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人以手指指物物皆是指而手指非指此主之言也

天下無指物

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

客言使天下無可指之物則無可以

謂之物者矣今既云物莫非指則天下有物矣既謂物豈又可謂之指乎非指者上當脫莫字一作主所謂指非指者

何也在天下者物也豈可謂之指而反以指為非指乎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